

透过“躲猫猫事件”看云南看守所的罪恶

【明慧网】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关押的犯罪嫌疑人李荞明，于二月十二日被同监室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媒体先是报玩“躲猫猫”游戏自己撞墙死亡的，网络真相曝光后，调查证明是同监室人员以玩“躲猫猫”为由残暴殴打致死。此事件曾经一时引起舆论和社会关注和对事件的思考，但是不久之后，在中共舆论的引导下，“躲猫猫事件”作为一个单一的事件被人们淡忘了，而对看守所出现的罪恶却没有人追查，看守所的真实情况也仍然是不被人知，人们继续被中共“伟光正”的光环所蒙骗。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后，我们曾经是在各个时期在云南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亲身体验了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对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黑暗。在此，我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揭开中共的谎言，剥下其蒙骗世人的外衣，还看守所的真实面目。

看守所的《监规》称：“看守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不得搞娱乐活动”。从这个监规我们就可以看出看守所其性质和它的邪恶之处。我们这里揭露的主要是云南省昆明市和各区看守所及部分地、州、市看守所存在的恶行。

看守所的管理方式

看守所的管理方式是警察利用被羁押人员担任值班员、有的叫读报员（也就是“牢头”，在监室里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设“监督岗”（打手，在押人员施刑一般都由牢头和监督岗执行）；同时警察还在监室内安排“线人”监视在押人员，并鼓励、挑动被羁押人员相互揭发“违规”行为。

二零零四年前在看守所特别是男监室内普遍都设“堂口”，堂口分“大堂”（由牢头老大、老二或有钱、势的人组成，牢头有“茶童”负责牢头起居、端饭、倒水、洗衣、按摩等）；“二堂”（一般由监督岗组成）；堂口以下就是一般的在押人员（人称苦鬼，在监室干活做事都是他们。）

进看守所要过“三关”

第一关：搜身检查没收物品。

犯罪嫌疑人一进看守所就成为了罪犯，人身权利基本被剥夺。一进看守所首先就是全身衣服扒光（包括内裤）接受检查，最后光着脚或只准穿看守所的拖鞋（被羁押人员出看守所留下的），有些看守所只让穿着裤衩进到监室。凡带金属的物品（衣、裤上的纽扣、领扣、裤口、拉链、连着的衣帽等）统统被毁坏剪掉；看守所认定的“违禁品”（手表、项链、戒指、手镯、皮



▲中共酷刑示意图：开飞机

鞋、有带的鞋子、皮带、毛衣等）均被没收，犯罪嫌疑人进监室几乎都是双手提着裤子。被没收的财物，多数不翼而飞。有的被警察、协警拿走（没有协警时都是被留所服刑的“外帮”犯人占有）。据昆明盘龙区看守所“外帮”人员讲，有一个“犯医”就侵吞了多块进口表，还有贵重的皮带、皮鞋等。

昆明市官渡区四十九岁的苗族妇女吴治英在控告江泽民诉状中说：“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晚上七点多，我被昆明市官渡区和盘龙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审讯后，送到盘龙区第一看守所，在那里我遭受到了一个良家妇女一生都难以释怀的巨大羞辱。官渡区、盘龙区国保大队警察和看守所三个男警察与两个女警察强逼我当着他们的面脱光衣服，说要检查身体，当我拒绝并指出他们的流氓行径时，在场的三个男警察威胁：‘你不脱，是不是想吃苦？你不配合，是不是要我们亲自动手？’我被胁迫

下当着他们的面脱光了衣服，至今想起来仍然羞辱难当，心理阴影依然挥之不去。”

进看守所后先到“过度所”学“规矩”，然后再分到其它普通监室。犯罪嫌疑人进到监室后再次被搜身、检查物品，一般好一点的物品就被“刹”了，牢头挑剩的往下轮着挑。还要把衣服全部脱下泡到水里（叫去晦气）；“鬼票”（有的看守所使用的代金券）或者“购物卡”（表面上自己保管）实际由牢头掌管。等从过度所出去，钱都被牢头挥霍光，分下到监室时最多给两卷纸、一条牙膏、一个肥皂、一个香皂。

第二关：升堂。

二零零四年以前，进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除警察特意交代的外）都要被“升堂”：俗称“下马威”，常见的惩治方法有：

1、“罚拳”。被监室里所有的人轮流用拳头打，有的要被打到“见血”（用一根线拴上一团棉花吞到肚子里拉出来见血）才罢休，有的人肋骨、手骨被打断。

2、“高山流水”。脱光衣服，蹲在卫生间，由一个人抬一盆水，从头上慢慢的倒下。曾经有个警察在冬天看着表计过时间，一盆水整整倒了45分钟，受刑者全身颤抖，口唇、面部发紫，严重时可导致休克。

（转下页）

透过“躲猫猫事件”看云南看守所的罪恶

(接上页)3、“开飞机”。双手背向后，头朝下用背贴在墙壁上，往往受刑者大汗淋漓，时间长了人会出现虚脱。

4、“蹲冰柜”。冬天脱光衣服，蹲在水池下面挨冻。

女监房还有用牙刷刷阴道的、用线拴东西挂在乳头上……折磨人的方法有数十种之多。如果进来时警察向牢头交代一声：“好好关照一下。”或者牢头的心情不好，那被整得就更惨了。

酷刑折磨

1、殴打。拳打脚踢是最常见的，有警察亲自出手，也有羁押人员参与的。有一个警察曾经炫耀自己：一个说是练武的人，有一次被我一脚就踢滚进放风池。

2、严管。在地上，或者通铺板上画个圈，将被迫害人固定坐着或站着，不准看电视（背向电视）、不准购买生活用品及加菜等。如果集体被严管，除了吃饭洗碗到放风池外，整天坐在通铺板上，不准看书、不准看电视、不准购物、买加菜，解大小便都在监所内，一般一周或半个月也有一个月的。法轮功学员进到看守所后都被进行严管，有包夹看守，规定不准与人讲话，不准炼功，如果违反常常遭到殴打或处罚（戴镣，穿紧束衣或紧闭等）。

3、禁闭。被关禁闭的人，在禁闭室都被戴固定镣，二十四小时脚、手固定铐在一起，只能蹲着，大小便都在原地。有的人被折磨

到头发根处都出现霉斑了才解除禁闭，警察说这才到“火候”。在禁闭室里，警察把监视器探头掉转过去殴打被关禁闭的非法行为是经常的事。



▲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4、睡死人床（人仰面固定铐躺在床上）。

李君萍，女，当时五十八岁，云南省输送机械厂退休职工。二零零五年被关押在西山区看守所，被绑在死人床上强行灌食，被注射不明药水，还骗其家人交了二千元医药费。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恐怖事件后，抓了不少新疆人，抓进看守所后统统都被严管。其中有一个女嫌疑人，四肢被固定铐在死人床上，由十八个在押人员二十四小时三班轮流看守：四个人分别站在房间四个角，两个人轮流、反复不停的对着她念《监规》，对其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

5、竹签戳入手指。

戴金兰，女，当时五十多岁，个旧市鸡街冶炼厂退休职工。二零零七年八月被个旧市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个旧市看守所期间，因为戴金兰不配合警察审讯，就被警察用竹签戳入她双手的食指、中指，大拇指，逼她按手印。

6、野蛮灌食。

何莲春，女，三十六岁，

二零零九年何莲春被关押在蒙自县看守所期间，由于不认罪，不配合警察，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被看守所警察掌嘴巴，拽着头发往墙上撞，被加戴10公斤重镣达一个月。由于她绝食抗议，被多人绑在床上野蛮灌食，导致精神身体受到极大伤害。

7、大冬天浇冷水。

张良，男，六十五岁，昆明钢铁公司八街矿病退工人。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被西山区国保警察绑架，关押在西山区看守所两个月期间，每天被强迫拣豆，拣不完每天加班加点的拣，每个人每天要拣两百多到三百公斤。张良因在看守所炼功经常被羁押人员浇冷水（昆明天气很冷），被多人殴打。



▲酷刑演示：浇凉水

8、精神折磨。看守所实现“规范管理”后在看守所不得吸烟、不准唱歌、不准看有关宗教的书、每天没有奴工生产就要操练、坐大板、搞所谓的“面壁思过”等等。尤其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更是从精神和肉体上双重折磨。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进看守所，警察往往都会被610、国保指使对其

施压，警察就会交代牢头施刑折磨，妄图逼迫其“转化”。

陈荣华，女，当时七十多岁，四川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一年被公安警察从家里骗到五华区看守所，警察授意同监室的在押人员逼迫她转化，每天都毒打她，一边打一边叫骂：“看你还炼法轮功！”动不动就被罚站、罚做下蹲动作，逼迫用舌头舔卫生间蹲坑和用过的卫生巾，陈荣华身上被打得青紫烂肿，被送到劳教所时身上都还有伤痕。

9、残酷折磨致死。

孔庆黄，男，当时三十多岁，建水县临安镇副镇长。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和六月二十八日两次被关押在红河州建水县看守所，孔庆黄绝食抗议迫害，遭警察强行灌食，每隔四、五天灌一次，导致孔庆黄喉管、血管破裂出血，八月二十五日出现生命危险才送入建水县人民医院，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以上我们揭露出的仅仅是看守所罪恶的冰山一角，有的经历过“传统管理”，有的经历过“文明管理”，或“规范管理”，但是无论什么管理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共整人的那一套不会改变，检察院住所检察官也如同虚设，没有监督，特别是没有舆论监督，在官媒宣传中现在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到处充满中共的“阳光”。

我们呼唤被欺骗蒙蔽的人们是该觉醒了，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会有自由，才会有希望。◇

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